

编者按：秋风送爽，瓜果飘香。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，第35个教师节如期而至。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的老师，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着心血和汗水，我们的成长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和谆谆教诲。对于老师，我们都心怀感恩。本期副刊遴选几篇诗文，来回忆老师、感恩师爱，并向长期奋战在教育战线上的老师们道一声——

老师，您辛苦啦！

师恩难忘

◎王宝利

又是一年教师节，当手捧着学生送来的鲜花，读着手机微信上一串串温暖的祝福，看着一篇篇歌颂平凡教师的文章，不禁感慨万千。身为名师，已经度过了十七个春秋，辛酸与欢乐、幸福与坎坷，似乎历历在目，初心不改，钟情依旧！

曾经给予我关心和教诲的老师们，你们现在在哪里？你们可好？

还记得小学三年级的那位叫胥建利的语文老师，是他点燃了我的作文兴趣，是他将我抄袭的作文抄在了黑板上，整整讲了一节课，那节课我至今难以忘怀。一篇抄袭的作文，老师不但没有揭穿我，反而如此褒奖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爱上了写作文，一直到现在，我都在坚持这项我引以为豪的“伟大”事业。每当我懈怠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我的胥老师，是他让我插上了写作的翅膀，鞭策我用笔抒写百味人生、用心记录人间百态。

还记得初一的班主任梁振华老师，那个为我交英语报纸费的老师。记得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我因为家里拮据，拿不出5元钱的报纸费，后来我硬着头皮向梁老师借了5元钱，可这5元钱一借就是二十多年。一辈子的感情债让我倍感愧疚，时间长了，这种愧疚反而成了身为老师的我前行的动力。因为梁老师的关爱让我明白：老师的职责不仅仅是教书，更重要的是育人，教师唯有有爱才能走近学生的心灵、才能教会学生做人。如今，梁老师已经退休了，我有许多次想去老师的家乡还了这份多年的感情债，但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。今天又是教师节，我愿这清风捎去我对老师满心的祝福：老师，这“5元钱”的师生债我珍藏了，您原谅我吧！

还记得那位叫韩军良的班主任，是在我误闯“早恋”的禁地时，耐心细致地开导我教育我；是在我因家庭变故而变得沉默寡言时告诉我：“没有伞的男孩要学会奔跑。”是在我取得进步时在班上给予我充分的肯定，又是在我学习退步时叫我去他办公室并细心地开导我，是他……如今愿生病的他早日康复，回到他热爱的事业当中去……

李根录、陈周燕、赵天明……一个个难以忘怀的身影，一份份难以忘怀的关爱之情……千言万语道不完浓浓的师生情，万语千言诉不尽拳拳的师生恩，就用一首小诗敬献我的肺腑之意：

少年求学遇恩师，谆谆教诲化风雨/爱如甘露润生心，滴水之恩难言报/三尺讲台传师魂，不忘使命勇担当/砥砺前行绘未来，今生誓作追梦人！

海峡两岸，地久天长

——贺黄强、黄文政教授两岸交流二十年

◎马川慧

因缘而遇，因志而合
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
两心相印，无须多言
二十年日新月异
刹那往事东流水
四万里山河如梦，情谊长存

中华水利事，职责在肩
教书育人业，耕耘不止
一甲子可堪回首
是非功过，他人论说
唯尽职尽责真诚正直，可得心安

海峡两岸，一脉相承
骨肉同胞，不可分割
复兴中华，薪火相传
此心此情，地久天长

副刊投稿邮箱：

bjrbwxzks@163.com

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
◎李芙蓉

若不是笑里回眸，深感师恩浩荡；若不是得教于您，启于智，受于身；若不是十载为师，感同身受，那些荡进浩渺星河的小船，又怎会在寂寂流年夜回梦转我的小学时代，我的青葱岁月？

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，我便想起了您，想起了天边的星点，微风、细雨、柔光……那些虽小而不失光芒的东西！您像它们，但您更平凡、更伟大！感念您不仅仅是因为您教给我知识，让我喜欢上了语文和写作，还因为您像姐姐一样带给我温暖的陪伴、善良的守护。为此，从小到大您在我们的心里一直美得无可替代。小时候只是觉得您穿着碎花布衣、长发披肩、不施胭脂的清爽模样很美很美，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是您质朴无华、本色溢香的自然流露，这是您书香飘逸、躬身垂范的用心示教。所以

对于美的定义，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似乎已经学到了些什么。一山一水养育人，一言一行濡染人。如果说水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悄无声息地包容很多东西，那我想您也如水，比水更美，比水更博大，比水更有温度。

第一次国旗下演讲，我中途忘词，过后是您给了我严厉的指正和温柔抚慰；第一次和同学发生争执，是您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我又心疼地为我拭去泪水；秋日萧瑟，阴雨连绵，您生病在家，大家前去看您，谁知土路泥泞、布鞋松垮，等到您家时我们个个脚底沾泥、鞋袜有水，您见此二话不说，下床为我们一一清洗、烘干，还心疼地埋怨我们不该冒雨前来！茫茫冬日，天寒地冻，而我们的课堂却因为您生动有趣的课堂游戏而暖流四溢。尤其是您作为惩罚将冰冷的手指伸入我们的衣领触摸

迟暮落霞尚瑰丽

◎赵洁

“教育要给学生生命打上一层亮丽的底色，注入积极向上的力量，使学生始终生活在希望之中……”偌大的报告厅里，老人温厚慈和的声音之外，只有笔尖在纸页上沙沙作响，此外便是一片肃静。眼睛余光扫视一圈，我发现每个人都正襟危坐、凝神聆听，眼里满是尊崇与敬重。除了近几年新入职的，在座的许多人，譬如我，对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——李俊英老师，在宝鸡教育战线奋战了数十年的老前辈，有着许多美好的记忆与感念，他的教育思想曾经擦亮了无数人心头的迷惘与困惑，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后继者前进的方向。

老人是睿智的，更是温厚的，操一口纯正的陕西方言，宛若拉家常般徐徐展开，没有枯燥乏味的说教，亦没有晦涩难懂的高调，让人不经意间就沉浸在他的教育理念与人生境界中。坐在三米之外，我一次次惊叹于李老师的博闻强识、缜密思维。已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，不借助片纸讲稿，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，言辞恳切、字字珠玑、旁征博引，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、扎实的丰富的学识素养，在我心里掀起一

波又一波的风暴。几乎是下意识的，脑海里浮现出二十多年前与李老师初识的一幕来……

1996年初秋，我师范毕业分配到市郊的一所偏远村小，按照渭滨区文教局安排，由区教师进修学校统一组织，对每年新入职的教师进行业务技能培训。培训开始的第一个周六，我特意起个大早，天蒙蒙亮就骑上自行车赶路。因为夜里刚下过一场秋雨，路面湿滑，行路很是艰难，好不容易赶到进校所在地——清姜中学校园时，还是迟到了二十多分钟。鼓起勇气推开教室门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扫向我，心里便愈发慌乱了，不料对方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快下去吧！”我没敢仔细打量老师，只觉得其容颜慈和，给人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温暖。

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李俊英老师，刚刚从渭滨中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，时任渭滨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，是我们新教师培训班一位举足轻重的讲师。在一次课间交流，知道我原来就是第一天迟到者时，李老师笑着说：“我就看那天你裤腿都是湿的，想着应该赶远路了。你的学校我知道，是很偏远，条件也比较艰苦，但很能锻炼人，是1994年建成

的一所农村示范小学。你们的谢校长非常优秀，在他的带领下好好干，你会成长为一名好教师的！”那天，他对我讲了很多很多，朴素的语言和诚挚的企盼，让我深深地触摸到一位老前辈对教育的赤子情怀。

二十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，“你会成长为一名好教师的”，这句话总是不经意间在我耳畔响起，帮我拂去前行路上的失意与彷徨，激励我向前迈进。李老师自1999年退休后，又被区文教局返聘为专职教研员，发挥余热三年多；2003年彻底退休后，又担任区关工委顾问、市关工委关爱讲学团副团长和市老科协教育专家咨询组成员。他无数次深入市局机关、学校，为校长、教师、家长以及中小学生学习专题讲座数百次，听众上万人。尤其是李老师外出作报告很少接受公派车接送，八十岁高龄依然坚持乘公交出行，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拒绝各类讲座的报酬，如此高风亮节实在与当今一些所谓的“专家学者”高调拿派形成鲜明比照，令人感慨万分。

夕阳的余晖斜射进玻璃窗，光影斑驳中，忽然想起李老师退休后曾写过的一首自励诗：“迟暮落霞尚瑰丽，桑榆晚景应奋蹄。喜得夕阳无限好，发挥余热情更急。”静静地，凝望着李老师和善的面容，我唯有在心里一遍遍地祈盼，愿时光能走得再慢一些，让这位德高望重的师长，能一直陪伴着我们在這條教育路上更稳健地走下去。

曹老师的照妖镜

◎王英辉

谢了顶的曹老师那会儿特别显老，其实，现在算算，他当时也就是五十六七岁的光景。

学校里的大喇叭总是在晚自习前传出教导主任熟悉的声音：“通知，通知，下列老师请速到会议室开会，郑敏、李东升、樊友芝……曹老师……”单纯的学生一片哗然：“啊呀，我们语文老师真牛，李主任也不敢直呼其名么，比咱校长都牛哩！”

后来才知道曹老师的名字叫“曹德荣”，老牌师范生，教书半辈子，学校的许多领导都曾是他的学生，难怪有着如此高规格的礼遇！鼻梁上的一副高度近视眼镜，镜片足足有啤酒瓶底那么厚，那是曹老师鲜明的身份标签。第一堂课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就让我们领略到了老人家“老顽童”般的天真与风趣。曹老师兀自在讲台上讲得激情澎湃，调皮捣蛋的华小亮却将新发的教材摞得高高的，遮住脑袋和上身，偷偷眯起眼来。

暖暖的阳光穿过窗户玻璃，照得曹老师脑门闪闪发亮，他认真地向前探着头，眼睛却透过眼镜的上端不停眨巴着，四下扫描着，像极了影视剧中的账房先生。我们正凝神聆听“一代天骄，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”的生动解析，曹老师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了华小亮的桌子上，妙趣横生的讲课也戛然而止。同桌连忙用胳膊肘捅了捅“梦见周公”的小亮，这家伙挺机灵，分分钟便恢复了听课状态，佯装

着翻开书本做样子。

曹老师捏着粉笔慢悠悠踱过去，微笑着问小亮：“睡着啦？梦见啥了？有没有梦见一个乖媳妇呀？”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窘得小亮的脸“唰”一下红到脖子根了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没，没睡，没梦见……乖媳妇……”被逗笑的曹老师微微侧着头，一边用手指着鼻梁上的眼镜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没睡？你以为我戴个眼镜就看不清了？告诉你，我这个，可是神通广大的‘照一妖一镜’！”一语未了，我们早已乐得前仰后合，教室里顿时笑成了一片……

当时班上五十多个学生，每周三的作文课，总有几个抓耳挠腮的家伙憋不出词儿来，索性悄悄将作业本塞进袖斗。又一个周三上午，曹老师端着厚厚的一沓作文本进教室了，他习惯性地用食指掀一掀滑到鼻尖的眼镜，双手重重地撑在讲桌上，环顾一圈，轻轻问道：“还有哪四个同学没交上一周的作业？”教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，继而是面面相觑的猜测，曹老师依旧用温和的语气说：“我教了一下，只有49本，还差4人，不用一核对名字喽，我一望你们的脸，一瞅你们的神情，就知道是哪一个，甭想蒙混过关！瞧瞧，我这个是啥？”他乐呵呵地再次指着眼镜问大家，大伙一怔，接着便争先恐后地吆喝起来：“‘照一妖一镜’，哈哈……”随着同学们的喊叫，后几排的贺红涛等人慌忙

站了起来，低着头、垂着手，一副做错事等待处理的狼狽相。

曹老师非常严肃但不失和蔼地叮嘱：“不怕你写得差，就怕你不想写！作文，就是要常练笔头么，你越偷懒，越不会写哩！”

又逢一年教师节，此时此刻，不由得想起可爱又可敬的曹老师来，想起他那时常闪耀在我记忆中的“照妖镜”，内心就会涌上一阵阵幸福的暖流……

